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未发现的自我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CARL GUSTAV JUNG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00120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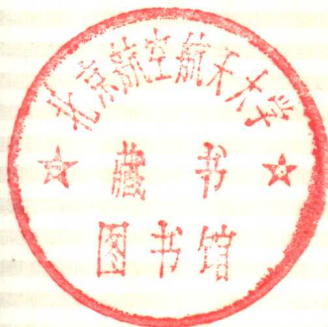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 收 李肇翔 金 锋

B84-065

17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未发现的自我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北航 C053956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发现的自我/[瑞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3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737-6
I. 未… II. 荣 III. 精神分析-心理学-文集 IV.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916 号

未发现的自我

著者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者 张敦福 赵蕾
策划编辑 江红 陈杰平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 博瑞激光照排厂
印刷 公大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开
10.25印张 225千字
版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80105-737-6/B·16
定 价 20.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0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 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

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年12月

献给我的朋友

弗勒·麦考米克(Fowler McCormick)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璞	张贵来	杨华
崔曙光	曾林	傅芝发	

总 目 录

未发现的自我 张敦福 译(1)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赵 蕾 译(79)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	(1)
第二章	可与群众观念相抗衡的宗教	(12)
第三章	西方人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	(21)
第四章	个人对自我的理解	(28)
第五章	对生活的哲学和心理学解析	(48)
第六章	自我的知识	(61)
第七章	关于自我知识的意义	(74)

第一章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

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从难以追忆的远古时代至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心灵。从历史的眼光看，当人们陷入困境，尤其是当人们在物质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便怀着焦虑的心情，把希望的眼光投向未来，并且与日俱增地期待着乌托邦观念和天启空想。例如，在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代，人们不免对千年至福充满期待和想象；在人类的第一个千年盛世结束之际，人们自然会对西方精神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加以深思。今天，由于人类的第二个千年盛世也即将走向终结，我们重新又生活在一个到处弥漫着各种令人沮丧的天启意象的时代里，这些天启意象昭示世人：宇宙的毁灭即将来临。那种以“铁幕”为标志而将人类分成两大阵营的分裂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氢弹开始爆炸，或者说如果国家极端主义的精神、道德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我们的文明和人类自身发展将面临着怎样的前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世纪末的恐怖和威胁掉以轻心。在现在西方的每一寸土地上，到处都有一些专门从事颠覆暴动的少数人，这些人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庇护之下，煽风点火、蛊惑人心，而且只有当广大群众结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相当睿智的、在心理上十分巩固的社会基础之时，才可以对这少数人形成限

制。除此之外,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阻止这些说教的泛滥和传播。不过,我们切切不可过高地估价这种社会基础。因为,由于各民族气质的差异,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也就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在某些地区,这个社会基础还与公民的教育息息相关,并深受某些令人烦忧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就拿公民投票来说吧,人们可以乐观地把某次投票中投赞成票的选民比例估计到40%左右。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还可能会有另一种更为悲观的估计,因为推理的才能和批评性的思考并不是人类的杰出特征;而且即便如此,事实也证明它是摇摆不定的,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一般情景是,政治集团愈是庞大,摇摆不定的特征就愈显著。其实,群众常常会把可能存在于个人身上的独特眼光和独见解消磨殆尽,这样一来,如果有朝一日,国家政体变得软弱不堪,那么便必然会走向教条主义和专制独裁。

在给定情景下,只有当人们的情绪没有超过某种严格的限定之时,理性的探讨才能得以进行,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情感的激烈程度高于这个水准,理性便很可能丧失一切功能,而且被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集体所有物就会应运而生,而这种集体所有物很快地便会发展成为一种精神流行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仅仅只能为理性法则所容忍的那些社会因素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类人,在监狱里和疯人院里比比皆是,根本不足为奇。据我估计,在现存的每一种显见的精神病现象之中,至少包含有10个潜在的病例,这些潜在的病情一般很少公开爆发,但是,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尽管表面看来符合正常状态却不知不觉地要受到病态因素和邪恶因素的影响。当然,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关于潜在的精神病的发病率,我们现在还没有医

学统计数据。然而,即使这个数字尚未达到显见精神病现象与显见犯罪现象的10倍,他们所代表的相对较小的人数比例,也会因为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所具有的特别严重的危险性而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属于集体冲动型,深受情感判断和愿望幻想的支配。在“集体所有”的状态下,他们适应得很顺利,从随遇而安,进而感到闲适自在。从自己的经验中,他们学习并掌握了这种环境的语言,并且逐渐懂得如何应付这种环境。而且,经由那些盲目的怨恨所激励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诉诸集体非理性,并且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滋生的土壤,因为这些空想表达了潜伏在那些貌似理性与睿智的正常人心灵深处的一切动机和一切怨恨。因此,尽管就在总人数中的比例看,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为数寥寥无几,但是他们显然会成为十分危险的传染病病源,因为正是那些所谓正常人在自我知识的能力方面极其有限。

绝大多数人,会把“自我的知识”与他们的个性特征混为一谈。任何一个完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以为他理所当然地了解自己。然而,自我只了解其本身的内涵,它对无意识及其内部与含义茫然无知。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按照社会环境中一般人了解自己的尺度,而不是按照大多隐藏在他们之外的精神事实,来衡量他们的自我知识。在这一方面,这些心理行为的运作犹如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机制一样。而凡夫俗子们对此了解甚少。尽管人们生活在这种结构之中,并与之朝夕相处,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对门外汉来说却是茫然无知。所以,现在就需要用专门的科学知识来介绍意识与众所周知的关于个体的知识的关系,尤其需要介绍意识与那些虽然目前鲜为人知、但却依然存在的知识的关系。

因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知”,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知

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仍然存活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之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来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存在着一种偏见,总是认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不会“落在我们头上”,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里”,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亲朋好友或新识故旧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又会在无意之中产生各种与这种偏见相左的虚无飘渺的假想,这些假想只能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掩盖起来。

在无意识——这里的无意识不受意识批评和意识控制的影响——的广阔天地里,我们毫不设防,孤立无援,很容易接受各种影响,很容易患上精神传染病。对所有的危险情况来说,只有当我们清醒地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向我们迎头袭来,这种危害来自何处、何时降临以及如何侵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想方设法抵御这种精神传染病。由于自知在本质上是一个企图了解个体事实的问题,理论在这方面毫无用武之地。因此,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愈强,它对这些个体事实做出应付的能力就愈差。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都必然是统计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总是提出一种**理念上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又总是将天平两端的所有例外平衡下去,并且用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取而代之;而在现实世界里,这个抽象的平均数不一定就存在,尽管它在理论上是相当有效的。即使如此,作为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它在一切理论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两个极端上的那些例外都同样有事实的根据,但是,这些例外根本不可能以最终结果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们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互相抵消掉了。例如,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一堆鹅卵石中每块石头的重量,并且已经求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 145 克,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清楚这些鹅卵石的真实性质。基于上述发现,任何一个认为他第一次尝试就能捡起一块 145 克的鹅卵石的人,结果

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论他寻觅多久,他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正好是 145 克的鹅卵石来。

统计方法是善于从理念平均值的观点出发来说明客观事实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能真实全面地给我们描述那些经验事实。统计方法固然对现实中的某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有所反映,但它往往会以最容易使人误解的方式来虚构客观事实,以统计为基础的理论尤其是如此。不管怎样,真实世界的显著特征在于事实的个性化。如果要给实际情况下一个不太精确的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实际情况只不过是各种例外所构成的一种状态而已,因此,绝对的真实首先有不规则的特点。

一旦谈到某种对于自知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时,我们心中必须牢记以上各项要点。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以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自知,因为自知的对象是一个个人——即上述所说的一种相对的例外,一种不规则的现象。所以说,赋予个人特点的并不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而是为个人所独有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个人理解成为一个周期性出现的单元,而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既单一、又独特的存在,而且经过分析,我们最后可以发现,个人既不可知,又不可能与其他的任何事物进行比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员,它可以被当作,也必须被当作一个统计单元来看待,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概述了。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比较单元,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行之有效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而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平均单元,人也就有了一幅抽象的画面,只不过在这一抽象过程之中,个体的一切特征都消失殆尽了。然而,正是个人的这些个性特征,才对我们理解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打算

了解一个具体的人,那么,就必须把关于一般人的科学知识置诸脑后,并且还要抛弃所有的理论概念,以便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毫无偏见的态度来完成这一过程。如果我要完成理解一个人的使命,我必须有个自由的、开放的心灵,其中对人的知识,抑或对人的特性的洞察,构成了关于人类总体的各种普遍性知识的先决条件。

现在,不管是理解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理解有关自我的知识,我都必须把所有的理论设想弃之脑后。由于科学知识不仅被誉为普遍尊重的原则,而且在现代人眼里,它还被当作独一无二的知识权威和精神权威。所以,在理解具体的个人时,我就不得不“大逆不道”了,也就是说,我只好对那些科学知识视而不见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出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难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使它自己摆脱责任感。而且,如果这位心理学家恰巧是位心理医生,他就不但要对他的病人进行科学分类,还要把自己的病人当作一个具体的人来理解,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因工作责任引发的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种冲突:一方面是科学知识所持有的态度;而另一方面是理解他的病人的愿望。两者之间完全对立、互相排斥。实际上,这种冲突和对立不可能通过任选其一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一种双向思维——即在思维过程不要顾此失彼而要彼此兼顾——的方法来解决。

大体上说来,人类知识具有某些积极优势,而他们在理解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就这样的事实而论,我们得出的判断便成了某种似是而非、有些自相矛盾的悖论。其实,在科学的判断中,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总是在永无休止的重复自己的个体而已,而且可以用字母表中随机选择的任何一个字母来命名这个个人。但另一方面,在理解的意义上,个人则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性存

在,这种个人在被剥去了那些使科学家内心非常珍视的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时候,就完全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体存在和惟一真实的研究对象。最为重要的是,医生应当意识到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具备科学训练所赋予他的统计真理;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治疗病人,尤其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任务,而所有这些治病救人的工作都十分需要个人的理解。所以,治疗越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进行,在病人身上所引起的抗拒心理就越强(这种效应通常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治疗的效果也就越差,后果越糟糕。精神病治疗专家发现,不管他们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需要还是不需要,他们都要被迫把病人的个性当作一种基本事实来对待,并且依此来安排他的治疗方案。现在,在整个医学领域里,人们已经承认,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治疗一个特定的病人,而不是治疗一种抽象的疾病。

关于医学方面情况的上述论述,仅仅是一般的教育问题和教养问题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科学的教育主要是以统计真理和抽象知识为基础的,因而它对世界的描绘是一幅理性的不真实的画面。在这幅画里,仅仅作为一种边缘现象的个人,完全如沧海一粟,不起任何作用。不过,作为一种非理性存在的个人,却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可靠的载体,是许多科学论述所指的那种与非真实的理想人或者正常人相对立的**具体的人**。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在这一方面,现代物理学是个例外,它承认被观察到的客体并不能脱离观察者主体而独立存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也给世界描绘了一幅图画,但在这幅图画里,生